

明
季
北
略

明季北畧卷之十四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崇禎十一年戊寅

元帝降詔

正月翰林及都察院接出聖上平臺詔百官起大數
問天下事仙降云九九氣運還涇水河邊渭水河邊
投秦人楚淵幽燕兵過數番寇過數番掠奪公卿入
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拋閃家家皇
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流寇數載卽息紅頂

又將發烟虎兎之間。干戈亂。龍蛇之際。是荒年。聖上
又問元帝書云。等閑不省間。漢朝將相在眼前。

張任學改總兵

戊寅二月。河南巡按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
守河南。先是任學。覲得巡撫。且欲薦丹陽知縣張放。
因極詆諸鎮兵不足恃。盈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及
承茲命。意大沮悔。尋被逮。

城蘆溝

二月。城蘆溝。名拱極城。太監督役。掠途人。受工民力。

爲德城既成向北京一門題額曰順治門向保定一門題額曰永昌門數之前定如此異矣

去京四十里西南有蘆溝河本桑乾河也俗又呼渾河有橋跨蘆溝河上爲蘆溝橋金明昌初建蘆溝曉月爲京師八景之一所城卽此至于掠途人受工民力竭矣况是歲十月高起潛兵敗于蘆溝橋苟無其人雖有堅城亦安足恃哉

黃道周經筵應對

三月上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少

屠黃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
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倍養。又曰。立朝之才。
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
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
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甯錦三協師僅十六
萬。似不煩別求勦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
俊。土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
麒亦土言。鄭三俊清節。上因釋之。三俊爲司寇。散衣
一筐。幾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

歸

會就義兵食對

戊寅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會就
義對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卽稍
從加派以濟軍興未爲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卽有剋
餉練餉之加

道周謂餉不煩別求就義則云加派濟軍君子小
人義利之分如此然就義一言投契卽拔第一思
廟好尙可知矣

楊嗣昌論災惑

戊寅四月巳酉丑刻災惑去月僅七八寸。迨至尾初
度漸入心宿。兵部尙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
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
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
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貫後宮。明帝圖畫功臣于
壁。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災惑。其年田興以魏博
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災惑。明年興師滅
北漢。遂征契丹。近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

內則陰官外則陰國。皇上脩德召和。必有災而不言者。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脩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災或誠欲脩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若脩刑。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與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嗣昌復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

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
學尹糾其諂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

按紀畧四月十六日巳酉夜熒惑去月僅七八寸
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至五月初五日丁卯有
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云予少時每夕見月
角一星煇而赤相距五寸許竊疑何若是之近越
三日仰觀如故或語予云此星在月上大不佳當
主天下亂予心誌之。

何楷劾嗣昌忘親

六月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七月嗣昌母服。纔五月。有旨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并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爲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黃道周上言。朝廷卽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憚。

黃道周平臺抗辯

七月召羣臣于平臺上問黃道周曰無所爲而爲之
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
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議利臣心
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上曰前月推陳新
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
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
天下綱常邊疆大計矢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上
曰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爲聖之情若小
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

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誣楊明昌。嗣昌奏曰。臣不
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疏而明旨迫切。道
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鄭臣始歎息絕望。
鄭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細常也。道周
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鄭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
察。何敢爲此。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
行僻而堅。言僞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
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
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

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諂諂而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論。以毋黨同伐異。宜其脩職業。翰林院脩撰劉同升。編脩趙士春。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楊嗣昌。俱請調有差。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戊寅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上言。臣任清澗知縣。干

兵。青。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去。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允。破。河。西。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允。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其。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

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維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其黨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同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

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專平彙叙。縱一股卽論罰不許報級塞實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抵掌而談情勢不減伏波聚米圖賊在目中矣。雖未路敗名而其言不可廢也。十九日下午筆

陝賊剿降略盡

五月奪總督洪承疇尙書爵。仍以侍郎總督左光先曹應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至八月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略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限五月盡賊而八月卽盡。何其速也。維時賊分流。半天下。曷嘗勦降盡之乎。不過走犯他方耳。上以速期而下卽以速應。大抵然矣。六月二十日筆。

豫楚履捷

戊寅正月。巡撫常道立奏賊犯鄧州。焚燬周王八塋。總理熊文燦報賊犯英山。合九路之兵會勦。賊從德黃一路潛遁。楚撫俞應桂速聞。豫撫常道立招撫聞。場天等聞。場天本名劉國能。性頗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看撫宋賢奏混十萬等賊乘虛窺渡。攻剋五塔。

拉等寨攻圍陝州等處。官兵禦郤之賊拔營遠遁。二
月官兵三戰三捷。敗賊于鎮平縣。生擒草上飛獨腳
虎等。斬扒天虎等四人。賊渡河間。光山等處。結連曹
操及托天王。整世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週天星。
飛虎八家大賊。乘商城固始界。欲上潁霍等處。爲度
署計。太監盧九德分布官兵迎擊。大敗賊于山石橋。
擒賊抵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天經。又敗賊于
黃陂店。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
光先。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福又大敗之。

工備良鎮。同是官兵。又敗之于宜陽。連庄。雍家庄。林家庄等處。左良玉又大敗之于高城。混十萬帶傷。妻子囚執入省。混十萬本名侯世範。亦旋降。九月內。臣盧九德扼之于襄。撫臣常道立擊之于鄧。監軍張大經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之于襄。承隨。張汝許十月。張任學又敗之于高庄。賊南北無路。轉戰敗逃。凡曹操革裡。眼花。托夫。主。過。天星等賊。在豫。在楚者。無不分頭。鼠竄。

王燾隨州自經

王濬南直崑山人。萬歷戊午舉人。崇禎時爲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戊寅二月，賊首張獻忠合衆數十萬圍城。濬親冒矢石，斬獲千級。城守益堅，賊有隨州紙城，濬作鐵城之號，移營遁去。撫按交上其功，爲守禦第一。後賊挾恨，復以數十萬至關，相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城遂陷，濬身被數創，猶率家人巷戰，勢不可支。始向北再拜自經死。時朝廷咎濬以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宏光時始諡忠愍。又與蔡忠襄懋德立祠其鄉，賜名雙忠。蔡亦崑山人。

張獻忠請降

戊寅正月。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張獻忠等請降。初。獻忠自良涿噪而爲陳洪範捕獲。異其貌而釋之。至是。懷舊恩。乞降于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効。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狡而多計。羣賊每以爲的。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遲延不能決。獻忠寄家口于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賊于四郊。

羅汝才乞撫

東湖大學士。時二月十二日也。黃河決。正在晉代。熊廷弼經畧遼東。請築重關于山海關之八里舖。謂外關卽破。內關尙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爲工二萬餘人。爲費百萬。而城樓諸費不與焉。承宗曰。守甯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于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動。勢必大亂。八里舖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注也。役遂罷。自請行邊。上御門臨送。賜劍坐蟒。旣蒞任。開屯築堡。招徠流移。百萬。又練軍得精兵五萬。凡經營四年。開地四百里。魏忠賢與羣小畏忌之。誣左

祖東林五年勒致仕歸。崇禎二年。大清兵入。侍起原官。辛未。十七。疏乞休。賜金幣馳驛歸。以力謝款議。與樞臣熊明遇。首輔周延儒之議左也。戊寅十一月十二日。大清兵薄高陽城。承宗率邑紳誓死登陴。顧土城低脆。外援不至。大清兵晝夜環攻。石盡矢竭。力不能支。承宗守北門。謂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輩各自逃生。家人環位不忍去。城既破。大清兵掖之去。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地。望闕叩頭。以持纒者趨縊我。乃絕。年八十。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

開元帝震悼薛國親斬其卹典弗肯與久之南都迫
贈太傅諡文忠承宗鐵面刻眉鬚髯較張聲如鼓鐘
殷勤牆壁年二十餘爲舉子游塞下知要害凡史官
在禁近者皆俯躬低聲函養相體謂之女兒官承宗
獨不然講筵獻替務爲激切剴直所著文集一百卷
及弔二十五忠詩行世。

盧象昇戰死

戊寅象昇丁外艱會北兵入麻衣草履率詔督師陸
見上叩方畧奏曰臣意主職上變色久乃憚曰朝廷

原未言撫所謂撫乃外廷之議。象昇曰：敵之所思者，宜訪逼陸寢以震人心。一可慮趨神京以撼根本。二可慮分出畿南，剽發旁郡，扼我糧道。三可慮厚集我兵備之則寡務而多失，分兵以四應則散出而無功。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此禦之難也。土壯之命出與楊嗣昌議象昇一手戰嗣昌泊沮澗敵不能語。徒飛勿浪戰象昇起別還昌平，令謂大帥各運動。約于十月十五日夜分四路十面襲劫敵營，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達者斬觀軍使遺書泥之，謂聞。

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上奇師。尤宜用寡。種種阻
撓。象昇疏請分兵。嗣昌撥宣雲晉三鎮屬之。號稱二
萬。以短兵。氣象昇刻期戰。誓師鞏華。淋漓慷慨。涕泣
如雨。嗣昌不能平思。阻之。擬票令赴通。就總監高起
潛。象昇不赴。嗣昌遂疏云。敵南下。督應趨通。就監敵
未下。監應趨京。就督。象昇歎曰。樞部不週。欲總監撓
我師期耳。素甚。會嗣昌赴軍中。厲聲責數。沮師。養患
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開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
且某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袁崇煥之

禍立至。縱不畏禍。甯不念衰衣引綿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尙方劍加吾頸。那象昇曰。尙方劍須從已頸下過。如不礙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言從。夾無撫議。象昇曰。周元忠赴北講撫。經數日往來。始事于薊門。督監受戒于樞部。京營通國其聞。將復誰諱。周元忠者。賣卜雙瞽人也。與遼人熟識。故遣之。大兵云。此事重大。何無專官。遣廢疾來。直玩侮耳。欲

斬元忠乞哀乃止。當是時象昇加尙書級。兵氣盛旬
日間克復州邑甚衆。嗣昌忌功。輒從中止。編修楊廷
麟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國
有若臣。非封疆。福疏上。諫軍前。贊畫象昇謂廷麟曰。
敵勢甚廣。兵趨之不走。陵卽走京。我京兵寡。食乏。不
戰敵益輕我。戰卽生他端。公爲我往真定。與撫按乞
糧。我且悉兵乘死以報國矣。遂統騎五千上下千里。
三軍乏食。空腹而馳。象昇哀懇疾呼。莫之救。晨出帳
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其受朝廷恩惠。不得死。勿患。

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于是拔塞起。兼程至賈庄。
屯營。率五千人出擊。射一騎。大兵合圍進。呼軍疾
馳奔衝入。大兵退。象昇諭將士曰。今雖勝。彼必憤
集諸騎乘吾。爾毋忘。越明日。大兵率衆衝營。象昇
顧左右曰。誰爲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卒摧之。不
勝。且卻。象昇大呼曰。虎將軍。今吾輩效命秋。無自愛。
乃招後騎。皆往。象昇奮力入。擊殺十餘人。身中二矢。
二刃呼不已。日闕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馬蹶
陣亡。時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從死爲僕。顛顛掌牧場。

陸凱等四年請賜戶部尚書諡忠烈予祭葬賜廕恩
禮有加云一云象昇與嗣昌不合援斷糧絕軍士飲
水七日而無叛志困甚象昇服小軍衣尚書印補肘
後被流矢死與洪承疇立廟北京四時致祭

象昇所以死有六一與嗣昌相左二與起潛不協
三以弱當強四以寡擊衆五無餉六無援然後五
者皆嗣昌奸謀所致雖然殺象昇之身于一時者
嗣昌也成象昇之名于千載者亦嗣昌也君子正
不必爲小人咎矣

宜興陳生語予曰。象昇父雅與一地師友。爲擇地于山。四圍皆石。惟中獨土。名曰石山。土穴及骨。士下有一石筍。其鋒如劍。堅不可去。地師命置瓶于上。且曰。後世當出顯官而忠者。盧父曰。子爲忠臣。亦何不可。遂葬之。出象昇象觀等兄弟。然則地師亦非常人也哉。六月二十一日筆

劉廷訓吳橋死難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以歲貢生選河間之吳橋訓導。戊寅十月。大兵入。與令堅守。三月初。以偏

師來輒引去。旣盡銳力攻，令隨城遁去。廷訓人學舍，
摩其妾趨去。我將止死，屬其稚孫名增者。于所善僧
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
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
三隅繞亂。獨城南晏然。大兵肉薄而登，如牆引射。
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捕獲屬于屢。猶束胸拒
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齎棺更殮，而勿生。殮於
奕奕，曾舉喪之歸也。諸生數百道哭。小民皆剪髮，買
漿以奠。時年六十有五。

邵備錫不屈

邵備錫字晉伯。號雲中。南直金壇人。初生時父和憂。夢取鶴人昇一孩。曰是子超超。備輔之。苗西山其類。東山其高。因名。備錫年十七。讀巡遠傳。流涕終日。天啓辛酉。登賢書。崇禎甲戌。進士。當知兗州時。但携一稚子。一妾以行。抵郡。纔四十餘日。大兵數萬已集于城下。乃請魯王曰。臣聞城之不守。皆山城內對家。自惜金錢。自愛安樂。而令寡人傭子登陣擊柝。遂多敗事。王能出金以犒死士。城猶可存。命猶可保。不然。

大事一去。玉石皆燼矣。王不聽。錡自出金勞。介士
夜縋城下。發一大砲。擊殺數千人。大兵力攻南門。
總兵某內應。城遂破。被縛。大帥加刃其頸。曰。不降。臨
矣。錡大罵。不屈。大帥怒。脇令拜。錡故翹其足。乃
先斷其一足。而支解而灼之。其髮携一子。自投于井。
事聞。贈太僕寺卿。

孫士美深州自刎

孫士美。號澹如。南直清浦人。幼奇穎。絕倫。讀書。日十
行下。每屈指。指古人。至唐。張中丞。宋李侍郎等。歎美不

置父訥亦勗之曰。凡爲烈士當如是矣。天啟辛酉鄉
薦。累上公車。報罷。士美憤然曰。烈丈夫豈以一第
榮哉。苟或磨半秩。報君親。差不負平日自命。古人意
足矣。當世士大夫。豈乏取高第。登要津。而碌碌以終
不自表見。等于尋常無聞之人者哉。卒以孝廉謁選。
乘鐸舒城。自論文課士外。絕無干牘私舒。固彈九邑。
然江淮孔道。亦南北一要衝也。甲戌正月。賊渡河而
南。江北大震。久之賊焚正陽。去舒二百餘里。未幾因
六安去舒僅百餘里。又未幾賊且蕩城下。時邑令謁

淮在道士民洶洶城無固志士美親冒矢石督戰守
自關要以至賊退凡七十餘日大廬屬八邑肥六俱
有高城深溝屯糧衛卒獨舒斗大孤城懸處四衝之
地兵餉兩絕然卒以獲全不至爲慮巢纒者士美之
力也丙子以前績擢知深州戊寅十一月滹沱水合
大兵三萬薄城而營十三日夜率死士段容嗣等
襲之斬其帥十四日來攻益急十五日卯刻昇雲車
數十緣城東南攀堞直上又將士格殺無算勢稍
卻忽用矢以火射城樓烈焰騰騰守者逆眩不知所

爲因乘勢力攻城。恣僧上美。向北再拜。自刎于城。遂
蕪蕪亭時。父誦在署。年七十餘。聞之。歎曰。吾曩者以
忠孝勉吾子。忠孝本無二致。死忠卽是死孝。况
拜官。然以子爵封亦臣也。不死何以謝君。非以謝
吾子。頃之亦遇害。一家死者十有五人。事聞。贈大僕
寺卿。

宋學朱濟南板園

宋學朱字川晦。號旭初。南直長洲人。崇禎庚午舉鄉
薦。辛未成進士。初授南工部主事。會有鑄錢差之事。

更爲政弊若搏沙一洗滌之每日批紙易處腰易
戚也戊寅巡按山東疏彈楊嗣昌唐世濟等八月出
都十一月巡歷章邱會報大兵入省遂星夜冒圍
馳入濟南未至大兵已過德州而省城標兵三千
先隨巡撫遠駐北直城中止留老弱鄉兵五百及萊
兵七百而已學朱至親率司道登城捍禦時以奇兵
出擊重圍稍解相守六旬不解帶不交睫頭髮盡白
上求援七疏時楊嗣昌爲樞輔留中不報高起潛
精騎翔翔隣境不發一援大兵數十萬游城城外

西北隅德水爲固。易守獨東南一望平。災與兵
使周之訓親守南門。身犯矢石。大兵不得土。每腹
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欲獻達旦。且巳卯正月初二早
大兵攻西北城甚急。雲梯擁上。學朱卒躍馬循城
而西。衝鋒救援。刃中于而被執。不屈。乃縣城樓之卒
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尸遂燼。之訓亦死之。撫按請卹
嗣昌。卹怨不許。宏光初。贈大理寺卿。子三。長德宸。次
德宜。又次德宏。德宜順治乙未進士。編脩。德宏辛卯
舉人。

或云七弟歲學未曾歸族人從見之夜歸
去為僧實未死也 六月廿二筆

鄧謙碓死

鄧謙字少于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幼慕于忠肅公
為人每讀其集至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等語輒
斫凡狂叫因自號以見志崇禎戊辰成進士戊寅為
山東赤政是冬濟南再困援柁登陴露立十晝夜矢
盡石窮俄而登兵千餘人援者為內應忽大風驟晦
賊陷誘手架大砲執勁弓斬射多人既力不支被執

磔死。母黃氏。匿民間。亦不食死。兩子俱擄。爲擒去。年仲子自北逃歸。甫十歲。與視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謚忠毅。督學高世泰。檄人鄉賢祠。時有劉化光。清南歷城縣人。與子漢儀俱孝廉。破家守城。率鄉兵。格殺無數。以大隊環攻。箭如飛蝗。化光弗卻。及城破。化光頭砍三刀。腰中二鎗。背中數箭。漢儀亦頭砍三刀。身中七箭。死之。同時又有李應薦。東昌府鳳縣人。進士。授御史。以欽紫劄職歸。捐資募勇。登陴守禦。比城陷。應薦身中一鎗。猶率家丁格鬥。及被執。厲

大馬斫二刀斫一指而死。

蘇州井中鐵匣

崇禎十一年戊寅蘇州淨天寺井中屢有白氣冲上。使人入井淘之得一鐵匣封緘甚固發視內藏心史一部自宋端宗起迄元成宗止皆言宋政寬厚及元人殺戮等事乃宋末鄭思肖所作。思肖字所南是時端宗景炎止三年帝昺祥興僅二年餘卽元世祖至元三十五年成宗元貞十三年耳。所南史內所載數十年事俱書景炎幾年不用至元元貞等號所南名

思肖者思趙也。自矢今生不能復趙。願來世與趙云。
云時蘇州巡撫張國維見而異之。梓行于世。然則心
史作于三百年前。而出于三百年後。天蓋隱示以明
之將復爲宋也歟。

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實奉正統十六年。則心史
約三十餘年事。此書一時盛行。須再覈其起止。

錢肅樂和心史詩 仇明格放論

錢肅樂字希聲。浙之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詩有西
山採蕨歌。酒壯東溟悲。麟筆幾枯之句。

士君子不可一日遺心。史之事不可一日不存心。史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支字召妖。口舌戰血矣。金鏢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亦經矣。亦圖錄矣。習井爲台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護矣。心之重于人也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洽。士大夫皆崇尙節義。歲以戊寅而鄭所南心史見于奉天寺井中。撫公張大人拜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獨先生有也。

余以暇日偶覽斯編成詩一律。豈敢附險詠之末。
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觀者得位置稍整。
于行道乞人之列足矣。

蝗

八月十六日。吾錫飛蝗破天。自西北來往東南去。凡
六日至二十一日止。十月廿六日。打搶王中。家
中罄盡。

明季北畧卷之十五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一年己卯

內臣

正月叙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廖錦。衣衛百戶。七月以司禮監太監張榮提督九門。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屢蔭子弟。頻用提督。內臣聲勢亦赫奕矣。雖戒勿接朝士。其能禁乎。

王承恩哭夢

王屢夢神人書一有字于其掌中覺而異之宣問朝臣衆皆稱賀謂賊平之兆獨內臣王承恩大哭羣臣愕然上亦驚問承恩曰皇上赦奴婢不死始敢言上曰汝無罪直言無隱承恩奏曰以奴婢推之神人顯告我皇大明江山將失過半上詰之承恩叩首曰蓋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而觀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殆大明缺陷之意神人示以賊寇可虞之幾矣願皇上熟思之上不懌或

云朝臣徐某推夢吉凶亦與承恩之說同

鄭二陽兵餉之對

三月召參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
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
自足用是覈兵卽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
上問措餉對曰諸臣條例盡之矣在得人得人則利
歸公家否則在私室又曰臣見州縣多破殘宜下寬
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僉都御史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又山西按

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姪祠。括絕田充餉。初戊寅十一月括廢銅鑄錢。至是己卯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建設齋醮

己卯四月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埈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驅馳西域可爲鑒戒不聽。

京城浚濠

四月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尙純上言
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
德滄濟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
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濱
孰若用之于嚴疆使敵騎不得躡入哉不聽

吳昌時恨薛國觀

六月考選科道左懋第等給事中詹時雨等試御史
吳昌時等并各部主事昌時首擬吏部疏上上自手
定先後示以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謂薛國觀所爲

恨之

磔鄭鄭

鄭鄭常州橫林人。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鄭薄于宗達。宗達因揭其杖母蒸妾溫體仁入告。遂逮鄭下獄。此崇禎八年十一月事。至是己卯八月。磔鄭鄭于市。先是宗達揭後中書舍人許曦奏鄭不孝。瀆倫。又與體仁疏合。因詔獄刑部尙書馮英會問。奏稱據原忝謂鄭鄭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剃。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亦未嘗直指鄭

杖母也。又稱鄆有才名語近回護。上怒責其徇私。着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鄆罪。擬辟。上命加等。故磔于市。鄆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體仁欲借鄆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鄆居鄉多不法。遂罹此禍。

聞鄆家居時來往者莫不重其名。一日宗達子說人泮事爲鄆奪去。宗達謂輕已憾之。或云黃道周雅重鄆。攜夫人過。嘗宿其家。見鄆妻惟布衣。內室惟列紡織具。伴作道學狀。又事母極恭。夫人告道

周道周益賢之而竟不悟其僞也

鄭鄭本末

天下事起于微渺而情涉婦人者其禍發也最大而烈如鄭峯陽之敗名變身是也峯陽爲進士鄭振先之子進士鄭某之侄大宗伯孫其澳之壻大學士吳區聞之甥年十八而舉于鄉二十八而成進士選庶常揭大璫一時聲譽峻峭而鴻遠乃峯陽幼時心非母氏之妬及其長也見母氏之虐于婢尤虐于垂髫之婢益甚非之甚至不欲見且聞棄家離母躡足深

山者三年時有巫嫗者能降神爲來生禍福挽休咎
婦女翕然信之不啻大士之敬閻羅之畏也。峯陽欲
挽母氏之殘虐而卽于寬慈謂非可口舌諍利害陳
也。惟借神道設教因果報應之說庶可以改革之。遂
敬延其嫗以與母相見。嫗則設壇升座兩炬燦煌初
憑而俯繼呻而噫忽張眉突眼雙掌震几作漢語而
呼曰。鄭門吳氏還不速跪。峯陽欲尊其說而聳母氏
之聽也。急先母而跪母以峯陽讀書明理素崛強于
鬼神之說。今且懾服致跪而悔禍之心大萌矣。亦繼

崇陽而跪而媼于是歷數虐婢之含冤冥訴之多詞
母則不欲其繁指也。媼則漢語揚聲以實之。又嚴察
速報以恐懼之。崇陽急下轉語曰。固知罪矣。今惟求
解罪。媼固不可。母則百其賴。至地。沾其淚滿衿矣。崇
陽則下直語曰。陰司現今作何果報。媼曰。罰他十幾
世爲苦婢。大限只在百日內。其死婢十幾位。作夫人
以蒞之耳。由是母賴之下。直如搗蒜。聲從淚出。惟命
求解。崇陽則又下轉語曰。果報與現報孰重。媼曰。現
報十倍之矣。崇陽曰。今求現報以消實愆。可乎。媼曰。

折筭耳母懇求。樞曰惡疾耳母懇求。樞曰減食失目耳母又懇求。峯陽爲之中解。曰現前賜杖受責。以後不踰前非。可乎。樞曰子係貴人。說准允從。爾母過世仍爲一品夫人。諸婢亦超生去。母則喜從。天降俯伏請杖。雖百奚辭。樞曰應杖八十心服。改過折半。子貴親榮。饒半痛打二十。以贖前罪。而執杖爲峯陽。又出自巫語。于是杖母之說遂成鐵案。時在十八歲四月朔旬事。

至其媳也。爲辛未進士韓鍾勳之女。鍾勳授長沙府

湘陰縣知縣三年中飲冰茹蘗將行取矣忽一日上
府考察小轎出于曲巷前導傘夫衝入刺史節隊刺
史取而答之二十韓亦不甚介意復回寓所更其從
人再詣巡方之轅門凡州縣之候見者俱帽集鵠侯
其駭何遲對以前故時辛未榜有八人在中而蘇常
四府又居其六各忿然震怒日以老頹知府而欺吾
將行取之知推非世局也彼決在此候見亟取其吏
書人役各責四十板以懲其冒妄時受責者五人而
板則二百矣知府不能容傳鼓哀稟哭訴辭官後各

陰味道。高獨湘陰縣還其揭帖。不得面陳。詣府三日。乃在調停。而知府以氣厥而死。子竟出教命狀。巡方不得不白簡從事。韓亦歸而杜門。悶躁之極。夫人忽發舊疾。數日告殂。原止一子。年已數歲。聰慧異常。亦于斯時痘殤。韓則困守內衙。悲鬱數日。亦死。或云一月前斫截一林極大老樹。樹根流血。身便不快。此又事之有據者。其女向允峯陽之子之聘。今自湘陰歸。雖無父母兄弟之可依。尙有乃祖之可恃也。自應聽其祖翁鞠育。乃峯陽則以湘陰之歸帑爲子舍之裝。

查年向未笄托言童養掃室以居之從來隨嫁之婢
女自應年卑于主然亦必選擇勤慎如嫻于禮訥于
口者方得相宜遣侍今則閨門從入稂莠無分矣遠
歸從嫁奸貞煎辯矣船載捆携多寡咸入矣李下之
嫌固當凜如秋肅童養之言亦不宜親形口角使新
臺有因然則韓女之自經踵父母兄弟之劫運荊陽
之被讒緣婢妾奶婦之雜處也若必求其事以實之
則鑿矣。

至姦妹一事荊陽不幸有此妹又不幸而此妹復道

于錢氏之子婦人無行何所不有人之好談無幸之
婦人何所不加此歐陽永叔因一詞而訾其失行也
若爲崧陽白此議也其惟質之神明而可

崧陽諱鄧常州橫林人王庠科文震孟榜進士文甫
就職土聖學疏會留中鄭又論之謂留中不發必有
伏戎援奧之奸時魏孳初萌遂降級調外各閒居就
且後先帝登極俱還職文已大拜鄭猶里居計後登
樞在廷在野歲月均也稜角不無太露而兩院之重
其關說以千百計者必歸之方面有司黜涉憑其一

嘗覆命計典時必先為請正而後送閱其本稿又諸
生科歲儒童泮取督學之所嚴重其關節者片紙靈
乎勅語矣名高厚實兩踞其巔天且忌之矣又以伊
舅孫淇老屢徵不起需之偕行七年七月淇老以大
宗伯召擬出山由水程進崑陽則從阻而赴闕忌孫
者因而忌鄭以孤孫之黨竟繫獄時大金吾吳孟明
引二子庚臣世臣即于禁獄授教先課一藝擊節讚
賞決其登第孟明極其奉之供膳服御精腴逾至尊
在崑陽一人入口之費日必罄六金奉之者發其杖

母也竟無訊獄之期。淹至三年。京師夏旱。諭各衙門
陳弊政。宣寬抑吳孟明奏曰。臣衙門寬抑自有法司
平允。非所敢與聞。但有幽禁三年。無人爲之雪理。如
鄭鄭者。或當釋放。以召天和者也。疏入。則蒙極嚴之
旨。謂杖母逆倫。干憲非輕。如果無辜。何無人爲之申
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從公回話。時臺中三人。劉光
斗。劉呈瑞。王章。正在憂虞。而光斗內艱之信至。適有
武進落魄生員許職。與管紹甯同入泮。無聊至京。會
際考武英殿中書管。因取許每月支俸米一石。一無

事事猶未題授實職非官而似官之流也。主計者代為草疏實其杖母再指姦媳姦妹以佐之。其疏先一日奏進于劉則曰。臣本世家于父母課讀寸晷為惜。自六歲從師至二十歲聯捷從未敢一刻擅出書館。鄭鄆之事窓外無聞也。王則曰。臣本農家子離城百里。鄭鄆之事係宦室閨門草野耳目實未聞見。兩疏後一日封上預屬政府。于許疏法司嚴訊。劉王則曰。已有了旨也。初審覆疏以事屬影響旨出謗忌。革職太輕。遣戍太重。惟候聖裁。旨以刑杖未加不得實情。

指款繼則嚴苛索詳因破情面衡律例逆倫罪欵法
無輕貸矣旨意尙以親屬未經面質議擬猶然踈縱
獄案未定滿奪降罰且次第于西曹至十一年八月
初六日凡案中之男婦老幼聽勘于公庭韓媳之祖
以望八之年匍匐嚴刑之側詢其姦媳但云一憑法
堂明斷餘皆不敢出誣枉二字大辟竟成矣韓翁甫
出殯絕與尸矣至二十六日黎明鬻割之旨乃下外
擬原不至是許曦是早來促同往西市俗所云甘石
橋下四牌樓是也時尙無一人止有地方夫據地搭

廠與監一有了之木在東牌坊下。曹規殺在西而剛在東也。廠則坐總憲司寇秋卿之類。少停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內俱藏貯鐵鈎與利刃。時出其刀與鈎。類以砂石磨礪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聲亦嘈雜殊甚。峯陽停于南牌樓下。坐筐籃中。科頭跣足。對一童子。囑付家事。絮絮不已。傍人云。西城察院未到。尚緩片刻。少頃。從人叢中昇之而入。遙望木了。尚聞其這是何說者。連詞于極鼎沸中。忽聞宣讀聖旨。結句聲高。照律應劓三千六百刀。劓子百人。羣

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盡股慄也砲聲響後人皆跋足
引領頓高尺許擁擠之極亦原無所見下刀之始不
知若何但見有了之木指大之繩勒其中一人高踞
其後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丫巔衆不勝駭懼
忽又將繩引下而崆陽之頭突然而興時已斬矣則
轉其面而親于木背尙全體聚而割者如蠅須臾小
紅旗向東馳報風飛電走云以刀數報入大內也午
餘事完天亦間慘之極歸途所見買生肉以爲瘡痂
藥料者遍長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氣節功名顯宦

竟與參朮甘皮同奏膚功亦大奇矣

鄧在獄以萬金乞周奎通皇后關說一日上入宮
后曰聞得常州鄧鄧語未畢上卽目視之曰汝在
宮中那裏曉得鄧鄧后懼而止鄧聞將碟執筆書
一大圈于紙上如乾形已而塗黑無些子白其意
謂有天無日蓋怨上也鄧幼時遇一瞽者善揣骨
初云翰林也。遞及脛訝曰翰林而骨碎何也。後必
有刑。鄧體最肥。頗似豕形。故喜財色。鄧以母故。慈
父披剃。進居浙之某寺。鄧以青年從之。飲食起居

無不同也。里中少年疑僧之徒爲尼欲執之令閉
至寺見振先卽下拜。眾大駭。蓋令乃振先之門生
也。

郝敬卒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湖廣承天府京山縣人父承健
以鄉薦爲肅甯令母夢大蛇若龍嚙左脇入腹而妊
生敬五歲卽工偶句萬歷戊子舉人己丑成進士令
永嘉以治行擢禮科給事中疏論輔臣內官遂請江
陰令致仕歸年四十卜窀穸作輓歌至七十四召彤

家擇日卜地盛衣冠髮瓜于櫛荷鍊兆所告后土請
以今年爲死年。今辰爲葬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啟
坎。子婦逮下。徹緣素冠裳。葬槨而封。樹石自題。明給
事中郝敬之墓。旁用石匣函著書三百二十四卷。以
殉。刻生葬文告姻黨。至己卯年八月十二日。蚤起衣
冠。瞽忽不憚命。內外婦沐浴。隱几坐草。札別友人。稱
郝敬頓首絕筆。親朋錯愕。來戶外。屢滿危坐。木榻拱
手爲別語。止笑乘鯖車出。至西山從容下輿。索筆題
堂柱。日升沈難定。但深壑藏舟。人世憑誰有力來去。

自錄如驚風飄瓦。天公于我何心。少頃屬綴而絕。
公謫江陰。題聯于庭。云坐上有嘉賓。談笑風流吳。
季札。江干逢逐客。交游意氣楚春申。又咏詩十章。
多感慨不平意。勒于君山。有酒逢歡笑。無天性思。
至哀吟有鬼工之句。邑人誦之。予昔應試澄江。嘗
攜筆登山。摹其六以歸。六月十五筆。

陳繼儒卒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南直華亭人。少英異。好讀書。
長于詩歌文辭。頃刻萬言。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八。裂

其冠投呈郡長有云住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
潛見則同揣摩一世直如對鏡空花收拾半生皆作
出山小草一郡驚其言當事勉留卒不聽退而躬奉
菽水結茅小崑山之陽修竹白雲焚香宴坐豁如也
父歿哀毀欲死負土爲壘弟之子姊之孤賴之得存
時顧端文高忠顯招繼儒入講社繼儒曰願士大夫
有此行不必有此名所知交徧天下四方求文者履
日滿戶外然絕妄漁愧干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
存一綫於天壤甯使訝其不來母使厭其不去又云

鄒獨公庭必爲雙鶴所笑。郡守李三式其慮。謝不見。
既以事去。繼僑送之千里。勞藉如平生歡。而方岳
貢尤神交二十年。一時撫按交章奏薦。請照吳與弼
例。特行聘徵。屢奉命旨。固辭不就。惟與山水爲緣。每
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朝。非操觚龍潭。卽卜築曠野。一
時名姝騷客。輻湊而至。或匿蒹葭蘋藻間。長歌短笛。
鷗鷺驚翔。累日經旬。興盡方止。己卯病卒。得年八十。
有二藏。無餅金。惟留遺編數卷。未歿前。召子孫賓朋。
日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于是羣

從雁行洗爵次第而獻如俎豆狀繼儒仰天大嚼叱
日何不爲哭泣之哀左右皆大慟或爲蕤歌以佐觴
歌愈悲酒愈進繼儒起而喜舞簪帽以花婆娑佻達
盡醉乃罷將瞑目又暢言無鬼之旨鼓掌大笑而逝
所著有秘笈品外文集幾白卷行世

當啟禎問婦人暨子無不知有眉公者至飲食器
皿悉以眉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其與董思白交
最厚在前蒞中又比沈石田之于王文恪公云先
是王徵君穉登文章翰墨妙天下交游在公卿間

差似眉公而蒲輪不就爲巖穴光眉公加人一等
矣

術士鄭仰田

鄭字仰田。惠安人。少椎魯。不解治生。父母賤惡之。逃
之嶺南。爲寺僧。種菜。面黧黑。補衣百結。有老僧長眉
皓髮。日光如水。呼仰田而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
寺僧怒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泣于野外。老僧迎謂
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
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玉。遲射覆諸家之術。無所

不通曉天啟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
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管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
三畫爲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
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
之當有名全者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
如其言晉江李焜與奄黨吳淳夫有郟指吞字以問
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从口非其人吳
姓乎曰然然則何如仰田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
地矣汝何憂爾年而吳伏法魏闢召仰田問數仰田

蓬頭突鬢踉蹌而往。長揖就坐。闕指囚字以問羣奄。侍列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仰田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說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俞少卿密扣之。仰田方畫卧屋梁下。上有斷梗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闔果自經。丙子冬前，知錢謙益有難，自閩來吳，復入燕爲刺探獄情。緩急時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謂謙益曰：七日彼當下位，公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後一一不爽也。己卯春，謂家人曰：明日有

郡僧叩門乞食，具數人殮，以待吾亦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羣僧至，飯畢入坐，端坐而逝。

左良玉破豫賊

己卯正月廿五日癸未，河南巡撫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三月左良玉大破賊于南陽府內鄉縣。上聞其兵姪掠責之。四月初四日辛卯，良玉再破賊于河南之鎮城。廿三日庚戌，賊李萬四于解甲詣內鄉城下降于良玉。

前卷載常道立招撫劉國能出道闕此載良玉二
月破賊國能降。出史畧年月頗異或去年道立招
國能有就撫意至是久爲良玉所破其降始決耳
非一書自相矛盾蓋並誌之一以傳疑一以俟攷
也。餘亦倣此。六月廿六筆

張獻忠復叛

己卯三月清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安廬巡道
易開遠有舒城三捷賊漸西奔張獻忠曹操因入房
竹山中房縣竹山縣俱屬湖廣鄧陽府初獻忠假宣

兵旂襲南陽屯南關。左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窘逸
去。良玉追及，兩馬相蹙，一箭中其眉心，一箭釘其甲。
指于弓靶，激倉皇問。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殊
可望力前格之得免。逃至麻城，良玉追勦之一盡。復
行七百里，至襄陽府之穀城縣。庚寅正月初九夜，破
之，出示民曰：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關兵遠遁。本營釋
甲歸朝，乃拘耆老具結，遣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
方圓徑寸珠二枚，賄熊文燦請降。文燦許焉。以僉事
張大經監其軍，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于後圍種

蔬日用數十人。灌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云：園蔬茂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通糧地耳。其設施如此。吳王謀于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琦。旃欲誘執獻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于城內。獻侍文燦益無忌。私練士卒。造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索月餉。且請澠。陳廬靈。閱五州縣屯。馬步兵六千。己卯春。獻忠叛。形燦善。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彰。其妻使獻知之。退留良玉飲。饋精。延時日。獻從容盡。兵械入房。山文燦。

始催出兵則獻已叛矣是時文煥招集十三家賊於
中饋聚中州一帶旋據旋叛巡撫徐一范謂可勸之
機會與能勸之物力都從撫裏錯過良不取也五月
獻忠既叛殺數城令阮之錫之錫臨破溼血誓絕命
詞羅汝才九營並起應獻忠獻忠遣御史林鳴騶上
警求封于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七月張繼二賊會
于房縣夏五月變日經畧縱虎負隅使我掇之不法
必以招撫爲教令旗至即冒暑進兵過伏大敗而還
七其存印良玉列其狀上革文煥職良玉亦降職合

行賈自贖

錫紳徐調元。戊寅令黃岡。嘗云。獻既就撫。文燦疏。奏留中。不下。獻性如猿猴。不耐久靜。營于城外。將。几案叠起。每日自下而上。循環不已。如教猱升木。無一息停。雖天性好動。亦借此自練。併以練士卒。耳時文燦疏久不報。獻從將十人馳入城。問縣令。阮之鈿曰。廷議云。何阮迎其意。曰。將軍不日大拜。且封侯矣。獻乃去。如是者數次。已越月。疏終不下。獻偵所請多不遂。乃密謀叛。復馳入縣。詰阮如前。

阮騫恐無措獻知其謬大怒曰汝誘我耶顧左右
日。抓他頭來卽斬首去逃城。

任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宋人之言若
爲文燦寫照。

房景春父子死節

房景春字和滿南直江都人萬歷壬子舉人崇禎辛
未就教鹽城罷歸遷黃州照磨署篆黃安甫二日而
賊掩至誓以身與城存亡戰守八晝夜賊遁去戊寅
陞房縣知縣時熊文燦招九營大寇交斥鄖屬而羅

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分馬入房逼據西關景春知
事不可爲與主簿朱邦聞遊擊楊道選內修守具外
定盟書苟安旦夕已卯五月張獻忠突入房蓋獻忠
已破穀城縣令阮之鈿死遂乘勝鼓行而西而新捕
三營羣起嚮應城中兵贏餉缺景春血書寸紙遣人
縱城出求救不報獻忠逼讓城景春日吾頭可斷城
不可讓也賊益攻景春發砲殲賊賊以棺覆首四面
環圍守門指揮張玉錫爲內應城陷楊道選巷戰死
景春被執勦降不從命拽出斬之子生員鳴鸞抱父

尸哭罵賊。復手刃僕陳宜。亦被殺。朱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事聞。贈景春太僕寺卿。鳴鸞與陳宜俱附祀。

死忠死孝。日月光昭。景春鳴鸞之節烈矣。五君道。選邦聞甯與合君同日而死。不與叛逆同日而生。豈非皆不二心之臣哉。

楊嗣昌能文燦

初熊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密相結納。嗣昌欲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敗。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

討上甚慰勞之。八月十七日壬戌命嗣昌督師討賊。賜尚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綺緞各五百。九月初五日丁卯。嗣昌陛辭。上宴于平臺。後殿手觴。嗣昌賚金爵。賜以詩。勅于文廟親賦。鐃歌二首。贈行。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萬。出師之隆莫盛于此。御史張肯堂請著爲令。有創爲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矜以通賊論議。出督府鎮帥。以悞國論。疏入。嗣昌弗善也。嗣昌首倡衆歛一議。加勦餉三百萬。而又加練餉。

七百三十餘萬。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以致民窮盜起。至是方以滅賊自任。冬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丙子。拜左良玉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爲請于上。故有是命。賊初聞嗣昌出。頗心怖。及嗣昌抵任。踵襲文燦招撫故智。謀以郟事委郟撫袁繼咸。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功諂。以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烏楚人。爭傳笑之。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劫益張。

不可收拾。嗣昌妄聽楊卓然之說，謂獻賊難圖。革左
易撫，輒思舍難就易。檄左良玉趨皖，駕言川中零賊
不足復煩大兵。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兵
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
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
相避，猶飾稱鞭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匿不上聞。而
又虛設捷級，動云寇不足慮。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
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羣賊愈無所憚。當是時
楚撫代罷不常。戊寅十一年六月，逮楚撫余應桂。以

方孔昭代之至十三年正月。逃孔昭命宋一鶴代之。
十二年巳卯四月朔戊子。鄭陽撫治戴東閔免。以王
鰲永代之。至十三年罷鰲永以袁繼成代之。代易紛
紛迄無成功。祇爲猾賊笑耳。

嗣昌抵任以下。兼十三年事在內。因上文而併及
之耳。閩楚撫一行可知。

誌異

七月二十五日。吾邑飛蝗蔽天。所集之地禾荳立盡。
當事設法捕捉。斗米易斗。蝗小民爭捕之。或焚或壅。

不啻萬萬計餘種未殄民猶苦飢。

十二月吾錫南門網船婦一胎生三子。初九日生一。初十日生一。十一日又生亦異事也。